

沉河艳后

胡灵皇后

(下)

宋其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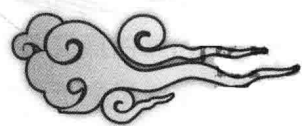
骄淫自恣，佞佛建庙，
终致赫赫大魏帝国覆亡。



沉河艳后

胡灵皇后

(下)



宋其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下部 临朝称制

第十章 夺宫初政

1. 胡充华运筹帷幄精心部署 广平王大闹皇宫妄想入主

噶！噶！噶！

高皇后还处在黎明前的熟睡中，突然被一阵又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惊醒过来。出了什么事？高皇后的心不安地跳了起来，她急忙坐了起来。宫女过来给皇后披上貂皮袍。

“出了什么事？”她惊慌地问当值宫女和女官。最近，不知为什么，她总感到有些心惊。自从高肇带兵出京伐蜀，她就感到不安，眼皮总是跳个不停。虽然京师里依然有自己手握大权的叔父高骊和堂兄高猛，但是她还是担心。

女内司和内侍从院里慌里慌张地跑进寝宫。女内司见高皇后便号啕大哭起来。高皇后的心一时纷乱如麻。

“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她连声问着，声音颤抖起来。

“皇帝驾崩了！”内侍哽咽着说。

“什么？！”高皇后一阵头晕目眩，倒在床上。宫女急忙上来搀扶着，呼喊着急，把高皇后从半昏迷中喊了过来。

“什么时候？”她流着眼泪呻吟着问。





“夜里子时。”内侍问答。

“怎么现在才来禀报？”高皇后立起眉毛，厉声问。

内侍看看女内司，嗫嚅着：“禁内戒严，无人可出入通报消息！”

“新皇帝即位了吗？”高皇后一边盘问着，一边挪着身子准备下地。司衣女官忙上来给皇后穿衣。

“当即就宣布即位了！”女内司呻吟般地回答。

“岂有此理！居然不禀告中宫！”高皇后的眼泪已经干涸，此时，她已经没有悲痛，只有愤怒。这样不合礼仪的做法掩盖着什么叵测用心呢？

“去找广平王元怀，告诉他皇帝驾崩，让他立即入宫！”高皇后吩咐着。

高皇后立即换上丧服，带着人，去咸阳殿吊唁皇帝。

广平王元怀刚刚起身走出寝宫，在院子里慢慢走动。大雪初霁以后，清晨的空气分外新鲜，他要趁着大晴天在院子活络活络筋骨。这些日子他身患疾病，一直休养在家。

门子带着皇后承欢宫内侍进来。

“什么事？”元怀见皇后大清早派人前来，很有些惊异，

“皇后娘娘让奴婢前来禀告王，皇帝驾崩，请王火速入宫！”

元怀愣怔在院子里，任寒风吹拂着。皇帝怎么就驾崩了？他才三十三岁啊！元怀脑子里飞快思索着：怎么会呢？前几天入宫问安，见他虽然呼噜气喘，不过老毛病复发，年年冬天都会犯上几天，未见得就能要命啊？是不是有人谋害主上？是不是有人趁舅父高肇不在皇帝身边而趁机下了毒手？

元怀越想越觉得皇帝突然驾崩非常可疑。

元怀即刻换上丧服，抱病乘车进宫。见皇帝母弟元怀进宫，守卫无人敢拦，元怀径直来到太极前殿西庑，一进门便号啕大哭，哀恸禁内。

元怀一边大声哭号，一边大声呼喊：“侍中、黄门、领军，你们都给我出来！出来！”

于忠和侯刚急忙出来见他。元怀一边哭号一边说：“我要亲自上殿哭大行啊！你们让我入见主上啊！我是主上同母亲弟，你们不能阻拦我去见大行皇帝啊！”元怀站在西庑，跺着脚，直着嗓子哭喊着。他的哭喊声那么响亮，真有些惊天动地。



于忠和侯刚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宫内群官都愕然相视，没人敢过来劝阻。

元怀一边哭，一边向殿上跑去。他不相信皇帝好好的就会驾崩，他一定要亲眼去看看皇帝，要亲自去辨明皇帝死因。

在大殿上祭拜大行皇帝的高皇后听到元怀哭喊，立刻走了出来招呼元怀：“怀弟，你可来了！你快去看看皇帝吧！他怎么说崩就崩了呢？”说着，便一屁股坐到地上，蹋地唤天地大声痛哭起来。

元怀见高皇后出来招呼，便向大殿冲去。他要与高皇后互相声援、互相支持，以形成一种压倒众人的气势，以便控制眼下的局面。否则，舅父不在，他与高皇后可能会陷于被动不利局面，任人宰割。

“站住！”一声大喝，猛然响在大殿前，好似一声晴天炸雷一样在人群上空炸响。元怀愣怔了一下，不由不停住脚步。

侍中崔光神色凝重，披麻縗服，手持丧杖，走出大殿。他举着丧杖站在大殿门口，拦住元怀去路。大声质问着：“广平王为何在此喧哗？”

元怀又大声哭喊着：“我是大行皇帝母弟，我要上殿亲见大行皇帝一面！”

崔光厉声高喝：“此乃大行皇帝面前，何容你这般胡闹！大行皇帝灵前，只容太子、皇子守护，亲王也不可造次！当年汉光武初崩，太尉赵喜横剑当阶，把那些前来的亲王全部推下台阶。想广阳王不会不知。我乃守护大行皇帝的赵喜，任哪个亲王也不许上殿哭闹！有崔光在此，谁也不得上殿！”

崔光辞色甚厉地说完，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用杖顿地，威严地喝道：“光对所有亲王一视同仁！不管谁来，光必将效仿赵喜于此！”

元怀被崔光的大义凛然的威风所慑，他收敛住声泪，惶惶不安地看着崔光，不知该如何动作。

群臣都小声议论着，有称赞崔光的，有议论元怀失礼的。

元怀见崔光理义有据，不敢继续哭闹，他呆呆地站着。

崔光见震慑住元怀，也换了和缓的语气，以好言劝着元怀：“王通礼知史，望王在国丧期间维护国朝安定，不要失了王爷风度！”

元怀瞅了瞅高皇后，高皇后也被崔光威风所震慑，只抽泣着被宫女搀扶起身，不敢再行哭闹。



元怀无奈，只好向崔光施礼道歉：“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说完，慢慢退了回去，带着自己的随从回府去。

崔光这才松了口气，急忙赶回东堂。

崔光走进东堂。胡充华见崔光进来，摇了摇怀抱中的小皇帝元诩。“皇帝，起来，起来，崔光大人前来拜见陛下。”胡充华微微笑着，既亲热又不失高高在上的皇帝亲娘的身份。

崔光急扔掉丧杖稽首，跪在地上以头久久碰地，行九礼中的大礼。

眼睛微微肿胀的胡充华微笑着代皇帝行令：“皇帝，快让崔大人起来，赐坐崔大人！崔大人劳苦功高，快快请坐！”伺候皇帝的内侍中刘腾、王温等，全都聚集在东堂忙着伺候新皇帝。

胡充华与皇帝元诩在东堂召见崔光、于忠、侯刚等人密谋大事。新皇即位之初，能不能保持国朝政局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能不能保住小皇帝的皇位，胡充华心中无数，不敢掉以轻心。

胡充华握着元诩的手，微笑地看着坐下来的崔光，询问外面情况：“崔卿，谁在前殿哭喊？”

崔光行礼回答：“广阳王元怀想上殿哭拜，被臣喝退。”

胡充华轻轻皱了皱眉头，用略带忧郁的眼睛看着崔光，又看着于忠说：“皇帝大行，国朝大丧，而新皇年纪幼小，这安顿人心、保证国朝稳定乃当务之急。诸卿乃国之栋梁，国之中流砥柱，诸卿以为该如何处置？”

崔光说：“当务之急，乃效仿祖制与古事，首先大赦天下，保证天下稳定。”

胡充华点头：“崔卿所言极是。请崔卿立即拟写大赦诏书。”

崔光领命，自去拟写诏书。

胡充华注视着于忠。她知道，眼前这掌握着宫禁兵权的领军将军于忠，更是保证新皇皇位稳固的中流砥柱。小皇帝和她的命运，可以说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一定要笼络住于忠，借助他的力量保障小皇帝坐稳天子宝座。胡充华想，于忠率领着东宫侍卫羽林，已经禁闭了宫禁，他能够控制朝政局势，能够避免各种宫廷政变。



胡充华在自己那明亮的、夺人魂魄的目光里注进更多的深情和期望，语重心长地说：“于卿，国朝安危系于卿身，卿以为眼下还要做哪些大事以维护安定呢？”

于忠诚惶诚恐地回答：“感谢充华娘娘的信任。臣以为要保障国朝安定，眼下最主要是防范宗王兵变，还要立即调高肇大将军回京，否则拥十万重兵的他可以据州谋反。他那里谋反，还会引发其他州哄闹起事。所以，一定要立即诏他回朝！”

“他要是不回来呢？如之奈何？”胡充华担忧地问。

于忠咬牙说：“这由不得他！立即把他的全部家眷拘禁起来，诏他按时回朝，若不回来，杀他全家！”

胡充华点头：“与我不谋而合。只有如此，方能征他回来！皇帝，现在就下诏吧？”胡充华低头看着元诩，轻轻地拍着他的手背，笑着说。

元诩穿着丧服，正百无聊赖地坐着，母亲和师傅大臣所说的那些他似懂非懂，他很想起身走动走动，可母亲的手握着他，让他不敢乱说乱动。他稍微一动，母亲就会用力握他一下，示意他老实坐着。不到六岁的他，只知道自己现在是大魏皇帝，母亲说，皇帝得有皇帝的规矩，得像个皇帝样子。他不知道什么是皇帝的规矩，什么是皇帝的样子，所以，他得老老实实听从母亲教导，要不，母亲总是偷偷威胁他说，别人会抢走他的皇帝宝座，他就做不了皇帝。别看他年纪幼小，他却知道当皇帝的威风，他当然不想让别人抢走他的皇帝宝座。做皇帝多好啊！一呼百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都得向他磕头行礼。

怕别人抢走皇帝宝座的元诩听话地坐着，自己鼓捣着玩自己的不浪鼓和布老虎，没有听到胡充华说话。

胡充华用力握了握元诩的手，拍了拍他的脸颊：“皇帝，跟你说话呢！”

元诩看着母亲：“阿娘，说什么？”

“我问你，要不要下诏？”胡充华只好又重复了一句。

“下什么诏？”元诩好奇地问。

胡充华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你就说朕同意。快说！”

元诩眨巴着眼睛看着胡充华。胡充华用稍微严厉的眼睛看着他，又催促着：“快说朕同意。说啊！”胡充华又用力握了握他的手。



元诩无法，只好噘着嘴说：“朕同意。”

于忠冷眼看着小皇帝和胡充华母子，心里想着，新皇帝不过一个五六岁的小儿，他懂什么呢？是不是要取而代之呢？这问题从清晨一直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以他现在的实力，他可以控制宫禁，宣布自己当皇帝。但是，接踵而来的宗室王爷、朝廷大臣、镇守六镇的虎狼将军，怕是要群起攻之，一定会置他于死地。他不敢也不能轻举妄动。何况他还要维护自己四世忠良的名誉，不能让自己家族的荣誉毁于一旦，毁于自己手中，不管他如何憎恨大行皇帝元恪，他也不能宣布废掉小皇帝元诩，那样做无异于自掘坟墓、自取灭亡。

于忠虽然很忠心，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与高肇一样向往拥有重权，向往拥有控制皇帝宫禁的大权。能像高肇一样控制皇帝，不也是很好的选择吗？为何非得做皇帝不可呢？做高肇第二，不也是明智的选择吗？

于忠又偷眼看了看上面的小皇帝和他的母亲胡充华。他一定能够控制这小皇帝和他的母亲。他很快就可以居于领袖地位，决策下令，指东画西，运筹帷幄，他将是第二个高肇。

既然如此，何必一定要铤而走险呢？于忠终于拿定主意，不再想入非非。

“于卿，皇帝陛下同意卿的表奏！”胡充华见于忠似乎有些走神，急忙以皇帝的名义提示着他。胡充华知道，于忠一门忠良，四世盛名，他即使有野心，也不敢在眼下有所举动，他不敢铤而走险。胡充华断定于忠眼下还是可以信赖的。但是，人心隔肚皮，还是要防患于未然的好。胡充华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似笑非笑的表情，定定地看着于忠，心想是不是应该再找一两个亲王来辅弼皇帝以制约他呢？

于忠回过神来，急忙说：“臣下现在就派人去带高肇全家进宫！”于忠走出东堂，到外面去部署他的命令。

“阿娘，我想睡觉。”皇帝元诩打着呵欠依偎到母亲胡充华的怀里，他感觉有些困倦，有些昏昏欲睡。

“再等一会，再等一会。”胡充华扶起元诩，让他坐直身体。胡充华一放手，元诩又歪到她的怀里，眼睛都睁不开。

拟好诏书的崔光走了过来：“充华娘娘，大赦诏书拟就，请娘娘和皇帝



过目。”

崔光把诏书呈上，胡充华并不亲手去接，她微笑着示意王温去取。王温取了过来，双手呈给胡充华。胡充华推着元诩：“诩儿，坐起来，听阿娘给你读。”她用力拍着元诩的腿，把他从昏昏欲睡中弄得清醒过来。元诩打起精神坐正身体，看着胡充华。胡充华朗读了起来：

“朕运承天休，统御宸宇。明两既孚，三善方洽，宜泽均率壤，荣泛庶胤。其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量给粟帛。天下犯律之人，悉行赦免，十恶者不赦。”

元诩被母亲弄醒过来，睁着明亮的眼睛看着母亲朗读，同时又咯咯地笑着玩弄自己手中的不浪鼓和布老虎，诏书的话他一句都听不懂。

胡充华读完，看着元诩，问：“诩儿，这诏书你看行不行啊？”说完，胡充华用力握了握儿子的手，在他耳边小声提示着：“把诏书拿到手里看看。听话！”

元诩笑着看了胡充华一眼，从她手中抓过诏书，倒着拿了起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胡充华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说朕同意。”

元诩听话地重复着：“朕同意。”

胡充华夸赞地拍了拍元诩的脸颊，压低声音说：“乖娃，以后就这么做，这才像个皇帝的样子！”她接过诏书，交给王温，对崔光说：“皇帝以为可行，依此下发吧！”

于忠从外面走向东堂，向胡充华禀报：“禀报皇帝陛下，一切都安排好了。请陛下下诏，宣高肇立即回京！”

胡充华想了想，征询地问崔光：“崔卿，我看还是以皇帝名义写信给高肇以及征南将军元遥，向他们通报讳言，以告凶问。这样才不容易引起他的怀疑。于将军可专派羽林接他回京。我以为这样更为稳妥。”

崔光点头，心下佩服，这充华娘娘头脑如此机敏明白，这安排果然更加稳妥，得到凶信，不怕高肇不按时返回京师。

胡充华看着于忠和崔光又说：“我以为，应该及早安排亲王入宫哭拜大行皇帝，然后安排他们朝见新皇，一方面表示安抚，另一方面也可以考察宗室亲王对新皇的态度。卿等以为如何？”

崔光说：“娘娘所言极是，臣下这就安排亲王入宫哭拜，然后朝见皇帝陛



下。亲王德高望重，有他们拥戴才能保证国朝安定。不过，臣下尚有些担心，万一亲王有不轨之心，会不会发生不测？”

于忠摇头：“有臣下周密安排，谅他们不敢！”

胡充华说：“大行皇帝仓促，未来得及安排身后大事。皇帝幼冲，尚须亲王辅政。诸卿以为，哪位亲王忠诚可靠有谋略，可堪此大任？”

于忠对胡充华突然提出这建议感到有些吃惊。干吗要亲王辅政？皇帝有他和崔光辅弼就足够了。他正想表示不同意见，崔光已经开口说话：“臣下以为，任城王元澄是亲王中辈分最高的亲王，他德高望邵，可堪此重任。另外高阳王元雍是皇帝叔祖，这两年为八座之一，也可堪重任。”

胡充华笑着问于忠：“于卿以为如何？”

于忠不便表示反对，只好答应：“崔大人提议不错，臣下没有异议。”

胡充华想提议清河王元怱，只是两位大臣并未提及，她也不好驳崔光，便笑着问元诩：“皇帝，诏高阳王元雍入居西柏堂决庶政，诏任城王元澄为尚书令，百官总己以听二王，如何？”说完，她用力握了握元诩的手。

元诩立即明白阿娘用意，他看了看母亲，笑着大声说：“朕同意！”

“二位可有异议？”胡充华笑着问，先看了看崔光，又特意把目光转到于忠脸上多停留了一会，审视着他的表情。于忠脸上很平静，她放心了。

“没有异议！”崔光和于忠大声说。

胡充华长出了口气：“好，立即派车接亲王进宫！”

2. 小皇帝接见宗室稳定皇位 胡充华赏封亲王笼络国戚

皇帝驾崩、新皇连夜即位的消息在天亮以后传遍京师，也传到任城王元澄的府邸。回京庆贺元旦的任城王元澄非常震惊，也非常忧虑，他坐在厅堂的圈椅里，一边饮浆酪，一边沉思。皇帝突然驾崩，时事仓促，而新皇冲幼，高肇拥重兵于外，万一率兵举事，国朝危若累卵。

任城王元澄在元恪初年，因擅自囚禁王肃而被咸阳王、北海王元祥联合奏他擅禁宰辅，免官归。当时高肇专权，他害怕高肇间构招来祸患，便终日昏饮，以表示他没有野心。后来被外放为平西将军、梁州刺史，又转为镇北将军、定州刺史。在定州，他蠲免赋税，赏罚分明，减公园之地分给无业贫



口,甚得百姓拥戴。不久,他母亲孟太妃丧,他居丧毁瘠,当世称之。

他现在是宗室中辈分最高的王,是不是应该在这关键时刻,帮助皇帝一把?该怎么做呢?他不过是外臣而已,不能进宫去面见皇帝。元澄唉声叹气,满面忧伤。

该去见见高阳王元雍。他想,高阳王元雍是皇帝元诩的叔祖父,关系最近,最有辅政的可能。

元澄换上丧服,正要登车去高阳王府见元雍,家人进来通报,说皇宫派车来接王爷入宫哭拜大行皇帝。

元澄不敢耽搁,急忙出门上车进宫。

高阳王元雍一大早也知道了这惊人的消息。他心中乱糟糟的,难受中掺杂着忧虑和担心。皇帝驾崩,会不会引起国朝混乱?虽然新皇已经顺利登极,可高肇拥重兵在外,会不会带兵回来抢夺皇位?

如何才能防范高肇谋乱呢?小皇帝怎么能控制住局势呢?他要立即进宫去见皇帝,去见于忠和崔光,他是皇帝的叔祖父,不能置之度外。

元雍派家人去叫清河王元怿,他信任清河王元怿。这小子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敢说敢干,敢于当面顶撞高肇,又是皇帝的亲叔叔,是值得信赖的忠诚的宗室亲王。

元怿匆匆赶到高阳王元雍府上。元雍见到元怿,叔侄先是痛哭,然后元雍便直接问元怿:“你看眼下局势如何?”

元怿对元恪的死并不感到突然,其实他一直在等待着皇帝凶信的到来,他相信,元恪服用了那几副大补方剂,早晚会归天的。所以他一直在想这问题,他早就有清晰的想法。

“我以为要争取充华娘娘的支持,让亲王辅政。否则,皇帝总是受控于于忠和崔光,对元氏皇朝总归不利。”

元雍点头:“争取充华娘娘,让她提议你我辅政。如何?”

元怿摆手摇头:“叔父德高望重,辅政自是人心所向。侄儿年轻,难以服众。何况我弟兄三人,提了我,那元怀未必心服,他仗势着是大行皇帝同母亲弟,又有高皇后和高肇当后台,必然要闹事。我以为不能让他位居辅政,否则如何除去高肇?叔父若得辅政,一定要想方设法先除高肇!”



元雍点头,对元恽的分析心服口服。这时,家人来报,说宫禁派车来接王爷入宫哭拜大行皇帝。

元恽说:“我和叔父同去,我们一定要想法见到皇帝和充华娘娘。”

亲王们都来到太极前殿,等着哭拜大行皇帝元恪。亲王虽说都是元氏皇帝宗室,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各支之间来往并不密切,二十多个亲王中,只有任城王元澄、高阳王元雍和清河王元恽、广阳王元怀几个来往密切。

崔光缙服持杖,神色庄重地走出大殿,宣亲王上殿哭拜大行皇帝。

任城王元澄辈分最高,他率领着亲王按照辈分大小鱼贯进入太极前殿。太极前殿里,青烟缭绕,国乐悬而不作,新皇帝元诩缙服跪在大行皇帝梓宫侧,高皇后以及所有嫔妃都缙服跪在皇帝身后。

任城王元澄等王爷一见大行皇帝金龙缠绕的梓宫,号啕大哭着扑通跪了下去,匍匐爬行向前,一个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哭之后,崔光让王爷们起身到东堂歇息。

皇帝元诩在内侍王温、刘腾、于忠等人的伺候下,站了起来。一站起身,元诩就急忙一把拉住母亲的手,生怕母亲离开他。

胡充华笑着,赞赏地拍了拍儿子的脸颊。确实是个听话的孩子,她叮嘱他不管到哪里都要拉着母亲的手,让母亲陪伴在他身边。这叮嘱他一刻都没有忘记,总是让胡充华寸步不离地与他在一起。

高皇后见王温、刘腾等伺候着皇帝向太极殿走去,她也想挪步跟过去。皇帝驾崩,她就是皇太后,应该与皇帝在一起,担负起辅政的责任。

于忠却拦住了她:“娘娘请留步!”于忠不卑不亢地说。

高皇后勃然大怒:“于忠,不得无礼!皇帝御太极殿,皇太后难道不应该跟着一起去吗?”

于忠微微冷笑着:“皇帝不是还没有举行册封大礼吗?皇太后还没有封呢,等封了皇太后以后再说吧。”

高皇后满脸通红。“胡充华!你等等!”高皇后扬手大声喊着。

胡充华听到皇后的喊声,她正要回头,王温、刘腾却一起说:“充华娘娘,不要回头,只管继续走。”



胡充华拉着元诩继续慢慢地往太极殿走去。

元诩一直注意地看着皇帝和胡充华，见王温和刘腾引导着他们走出太极前殿，他急忙闪避在一旁等着。胡充华和元诩从他身旁经过，他闪身上前一边给皇帝行礼，一边小声对胡充华说：“娘娘，请留步，小弟有几句话说。”

胡充华看到元诩，心头不免又轻轻跳动起来，这年轻英俊的小叔子，总能撩拨起她心头的涟漪。胡充华平静地微笑着，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故意放慢了脚步，小声说：“请讲，我听着呢。”她又故意拉了元诩一把，让他站住脚步。“皇帝，你怎么不走了？”她提高声音说。

元诩急忙说：“新皇登极之初，要安排两个王爷主持大局才好。”

胡充华满含深情地扫了元诩一眼，急忙掉转目光看着皇帝，小声问：“王爷以为谁合适？”

“高阳王、任城王。”元诩说完，匆匆而去。

胡充华感动地看着元诩的背影。元诩不为自己谋取利益，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胡充华拉了拉元诩登上太极殿台阶，要立刻宣布高阳王和任城王的任命！虽然崔光和于忠没有在一会儿举行的拜见会上宣布辅政王，但是她一定要想办法在拜见会上出其不意地宣布这任命。她虽然信任崔光和于忠，但是她要显露出自己雷厉风行的决断能力。她不能完全让于忠和崔光所控制！

胡充华拉着皇帝元诩的手上了太极殿。

太极殿坐落在三层高的白石基座上，高大、肃穆、庄严。太极殿为重檐庑顶，黄色琉璃瓦镶绿色琉璃边，屋脊上蜿蜒着金龙，站着各色神兽，朱红大柱金龙缠绕。白石基座围着雕刻精美的白石栏杆，雕刻的龙、凤、龟、麟四神兽栩栩如生，象征和平的盒子花瓶莲花穿插在基座上，伸出基座的东西南北的四个龙头张着口，作为流水的水口。正面的白石基座，有三道台阶，正中雕刻着九龙的通道是皇帝专用御道，左右供大臣上下。王爷在右，大臣行左。

胡充华拉着皇帝元诩的手，让元诩走在中间通道上，她踏上右面台阶，母子二人手拉手登上太极殿，等着接受王爷朝拜。

太极殿里，金碧辉煌。正中高台基上放置着皇帝的檀木宝座，精雕细刻



着九龙,包着金箔,金光灿灿,耀人眼目。

脱去衰服换上皇帝冠琉龙袍的元诩像放出笼的小鸟般在太极殿里跳着,一边这里那里摸着,这里那里看着,一边喊着阿娘,让胡充华紧跟着他。王温和刘腾上前要搀扶皇帝元诩上宝座,元诩却急忙跑到胡充华身边,紧紧拉着胡充华的手不放开。王温和刘腾互相看了一眼,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让胡充华拉着元诩并排坐到宝座上。

换去衰服的任城王元澄领着一班宗室王爷,前来朝拜新皇。崔光 and 于忠也带着几个官员来到太极殿,立在皇帝宝座下。

元澄和元雍等鱼贯走进太极殿,趋步来到皇帝宝座前,撩开袍扑身倒在皇帝宝座前行大礼,口里称皇帝陛下万岁。

胡充华看着一班匍匐在宝座下的王爷,微微地笑了,她伏身到元诩耳边小声对元诩说:“让王爷们起身。”

元诩脆生生地大声喊:“王爷,阿娘说让你们起身。”

王爷们忍不住想笑,可是又不敢笑,全都听话地站了起来。

胡充华又与元诩交头接耳说了几句话,然后抬起头,明澈的眼睛看着王爷们,朗朗地说:“各位王爷是国朝栋梁,皇帝至亲,皇帝需要王爷们拥戴,需要王爷们协力襄助。为表皇帝对王爷们的感谢,皇帝诏赏各位王爷帛百匹,增邑百户!”

王爷们急忙又扑身倒地拜谢:“谢皇帝恩赐!”王爷们惊喜感激的声音回荡在太极殿里,发出嗡嗡的回响声。

“他们怎么又跪下了?”元诩看着倒下去的王爷们,咯咯笑着问胡充华。

胡充华握了握他的手:“让王爷们起身。”

“王爷们,起来吧。”元诩响亮地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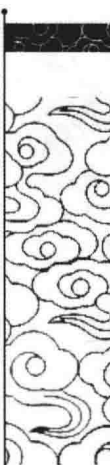
王爷们站了起来,垂手恭立在皇帝宝座前。

胡充华又说:“太尉、高阳王元雍属尊望重,皇帝诏高阳王元雍即时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任城王元澄明德茂亲,诏为尚书令,总摄百揆。百官总己以听于二王!”

高阳王元雍和任城王元澄互相看了一眼,这任命太出乎他们意料。

元恁微笑着看着胡充华,向胡充华顽皮地眨了眨眼,表示对她的感激。

胡充华发布皇帝诏令时,明澈的目光从王爷的脸上扫过,虽然没有故意



在元怵脸上停留，却一直关注着元怵的神色，她看到元怵明亮的目光闪烁着，看到元怵微笑调皮的眨眼，感到脸颊有些发热。这元怵，真顽皮！她有些嗔怪地想。

王爷们听到胡充华颁布的皇帝诏命，都很兴奋，他们互相交换着满意的眼色。

于忠很惊异，他看着崔光，用眼光询问原因，他们没有让胡充华宣布任命诏令啊。以他的意思，这诏命要放到大行皇帝大葬以后，为什么胡充华却立刻假传皇帝诏命呢？

崔光故意掉转目光，没有回答他的疑问。新皇帝幼冲，需要宗室王爷辅政，这没有什么不合规矩的地方。崔光并不以为胡充华宣布诏命有什么不妥。

胡充华用眼角扫过于忠和崔光的脸。她微笑着说：“太子太傅、侍中崔光，领军将军于忠，呵护皇帝有功，皇帝诏，赏赐崔光、于忠帛百匹，赐开户，仪同三司！侯刚，赏封武阳县开国侯，封邑一千二百户。”

崔光急忙拉了拉还在愣怔着的于忠，于忠醒悟过来，与崔光一起跪下谢恩。此时，于忠心中充满了对胡充华的感激，那点不满倏然消失。

侯刚更是受宠若惊，一个善于鼎俎的御厨，多年来进饪出入宫禁行走在皇帝身边，如今混到封侯赏地，可真是祖坟冒青烟三生有幸了。

3.高皇后妄图反扑无可奈何 于将军清除异己毫不手软

太极殿上听着胡充华宣诏，吏部尚书王显很是不满意。任命高阳王元雍和任城王元澄，这任命完全是于忠的意见，并没有征求中宫高皇后的恩准，怎么就能宣诏呢？中宫是当然的皇太后，皇太后才有权宣诏！一个充华夫人，有什么资格代皇帝宣诏？

不成体统！不成体统！王显愤愤不平地想。需要立刻禀报中宫高皇后！

刚一退朝，王显就拉着中常侍、给事中孙伏连一起去见高皇后。

王显，字世荣，原是南朝人，其祖父在世祖南讨时被俘，迁徙于平城，王显从小学习医药，明敏有决断。文昭皇太后怀元恪时，梦为日所追逐，化为



龙而缠绕太后，文昭皇太后惊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太医徐赓和王显等为后诊脉。徐赓说是微风入藏，宜进汤加针。王显却说：“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后来果然如王显所说。文明太后见他医术不同寻常，便召为侍御师。自幼患羊角风的元恪，就是由他疗治，所以得元恪信任，慢慢升了官职。东宫建立后，元恪命他做东宫詹事，照顾东宫太子的一切生活起居。延昌二年秋，以营疗之功，封卫南伯，任命为御史中尉。

做御史中尉以后，王显牢记高肇嘱托，从严吏治，弹劾官吏，恃势使威，很为百官畏惮。元恪崩，他为吏部尚书虽然不过几天，但是他已经决心以自己的力量来维护朝廷，维护礼治，捍卫国朝。在他眼里，文昭皇太后特别亲切，对文昭皇太后的兄长、侄女有特别的感情，对他从小诊治的元恪皇帝更是忠心不渝。高肇是元恪皇帝的亲信，高皇后是元恪皇帝大礼册封的皇后，应该是国朝的中流砥柱，他要尽力维护高皇后和高肇利益。维护高皇后和高肇，就是忠心于先皇元恪，他不能容忍眼下这种混乱的不讲礼法的局面。

王显来到于忠面前，严词厉色质问：“刚才宣布的任命得到中宫允诺了吗？禀告中宫了吗？”

于忠甩开王显的拉扯，很是生气，他厉声说：“皇帝诏书难道还要禀告中宫吗？古来有此道理吗？”

“怎么没有这道理？皇帝幼冲，皇太后主持国事，这是国朝故事，难道于将军忘记了吗？文明太后故事也忘记了吗？”王显嘲讽地说。

“何来皇太后？什么时候封了皇太后？”于忠冷笑着反问。

王显一时语塞。“我这就去禀告皇太后。”他拉着孙伏连就走。

于忠看着王显的背影，嘿然冷笑：“请便！”

中宫高皇后正在自己的承欢宫里大发脾气。新皇即位以后，似乎并没有把她这皇太后放在眼里，她是大行皇帝亲自册封的中宫皇后，当然是现在的皇太后，皇帝幼冲，难道不该她皇太后主持国朝政事吗？可是，胡充华却傍靠着自己是小皇帝的亲生母亲，与小皇帝同进共退，俨然以皇太后自居，这怎么能不叫她生气？

不行！她决不能放弃自己的皇太后地位，决不把大权拱手让给他人！她要把朝政控制在自己手里！



高皇后不信自己斗不过胡充华。

女内司来禀报，说吏部尚书、御史中尉王显和中常侍、给事中孙伏连请求见皇后。高皇后微露喜色，连声说请。王显和孙伏连进来，给高皇后行礼，高皇后赐座。“二卿何事求见？”高皇后笑口吟吟地问。

王显说：“胡充华娘娘刚刚在太极殿宣诏，任命高阳王元雍入居西柏堂，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尚书令，命百官总已听命于二王。太后可知此事？”

高皇后咬牙切齿：“岂有此理！她胡充华凭什么宣诏？中宫尚未批准此任命，她凭什么公开宣布？”

王显说：“既然中宫太后不知，这诏即属无效。臣下来与太后商榷新朝任命。任命早日下达，方可稳定百官人心。”

高皇后点头：“卿言有理。按照国朝旧制，要先委任录尚书事以总理朝政。这录尚书事以谁为好？”

王显当即说：“当然是高大人莫属。”

孙伏连也附和着：“高大人德高望邵，协理朝政多年，录尚书事自然属高大人。”

高皇后微笑着点头。

“还需确定两个侍中，以辅助录尚书事。”王显又说。

孙伏连急忙说：“臣下以为，侍中以高猛与王显大人为宜。”

高皇后点头：“好，就此下皇太后令，任命高肇为录尚书事，高猛与王显为侍中，总理朝政！”

孙伏连急忙提笔拟写皇太后令。

高皇后又说：“我们要把内朝主要官员一并确立下来，撤换一些不可靠人员。王卿，可有官员名单？”

王显拿出侍中、黄门名单，一个一个地与高皇后商议，最后确定了一个内侍名单。

“这散骑常侍于晖、步兵校尉于景可是于忠亲属？”高皇后指着于晖的名字问王显。

“是的，是于忠弟兄。”王显回答。

“一门皆在朝廷内行走，易于结党营私，专权揽政，怕是不好。”高皇后轻轻地说。